

謠言止於.....

魯人



都說謠言止於智者。實際上大多時候謠言卻是踏過智者的軀體擴散開去的。讓謠言止於智者，決不比止於公正透明的社會環境更徹底。公正透明的社會，自無滋生謠言的土壤，即使偶有謠言傳起，人們也會一笑置之。沒有了起於青萍之末的風，也就無需考驗智者的判斷力了。

智者並非全能的上帝，他只能在常理之內分析判斷問題。如果有大爺告訴你，某年某月某日某時，他可以讓你全家雞犬升天，你可以笑他信口胡言。但如有人說，那種奶添了三聚氰胺；那家菜館用的是地溝油；那家房地產商有怎樣的背景……這諸多事情的分辨卻是複雜的過程，需要用儀器檢測，需要對進貨管道的梳理，需要對相關背景資料的了解，這些工作便需相關部門來做，並將結果公之於眾。如果此時相關部門遲遲不露面，遲遲不給一個明確的答覆，非讓智者自己去判定，怕是比讓唐僧辨別孫悟空和六耳獼猴還荒唐。

要讓謠言止於智者，凡事都應該有一個合理的解釋。如果一座新建的橋樑塌了，專家的結論是外部因素造成的。一般人卻會想：年近八旬的錢塘江大橋，經歷了戰火的洗禮至今仍可通車；一

千四百餘歲的趙州橋，在許多經歷後又加了一九六六年一次七點六級的地震，至今屹立不倒，它們經受的外部因素不計其數。於是，便會有太多的疑問和猜測。

造謠者無非幾種原因，一是別有用心；一是心懷不滿；一是盲目聽信。而如果出於某種原因和目的，把對罪惡的揭露，把內心擔憂的真話，以及僅僅是對社會醜陋現象不滿的發泄，也做謠言的話，那就是一種悲哀。

《狼來了》的故事流傳已久了，雖然謠言害了自己的羊，但狼卻真的來了。造謠者必懲，但何以卻常能妖言惑眾？如果他們的造謠是渾水摸魚，那是誰先攪渾了水？如果靠他們幾個便可以攪渾一池清水，那是否該徹底地清理一下池底太多的爛泥。否則只將揭穿謠言的大任都壓在智者頭上，智者怕是要把許多寶貴的時間，都化在分析辨別謠言上了。

一些本來只要相關部門出面一解釋便可澄清的問題，卻常不見坦誠的資訊公開，於是，謠言四起，甚至會使許多猜測及泄憤的話轉化為謠言。最可悲的是，那些變為謠言的猜測和泄憤，讓「造」謠者和被「造」謠者都陷入大尷尬。此時，非讓智者有個明智的判斷，這要求就太智障了。

孫女張臂說「抱我」

嚴陽



才十五個月大的孫女，會說的單詞非常有限，也就「拿」、「癢」、「拜拜」、「擺擺」、「爸爸」、「媽媽」、「爺爺」、「奶奶」等對於幼兒來說相對容易的字和疊音詞；至於其他辭彙或者短語，那就很少了。所以，當有一天她張開雙臂仰起頭來拿十分清純、透明的眼睛看着我，嘴裏說出「抱我」的時候，我相當驚訝；而於驚訝之餘，則又感動不已——這是一種因為我把這年紀的人，忽然發現自己還有一定價值並被人需要的感動。

我儘管還沒退休，但也已經是距離退休不遠的人了。在工作單位，雖然不少年輕人在我面前表現出對我足夠的尊重，但我心裏十分清楚，我已經不是二十年前乃至十年前的我，已經到了在不少方面逐漸顯得力不從心、不能不服老、不得不服老的階段。然另一方面，雖然對於工作單位來說，我的價值委實一天天在下降，但回到家中，至少我孫女還需要我；也可以說，我在家庭中的價值依然存在。而最讓我有些得意與自豪的則是，除去她母親，我孫女與我最親，比如說，即便是有祖母在，有保姆在，她依然會動輒張開雙臂對我說「抱我」。

當我把孫女抱在懷裏的時候，心裏會產生特別柔軟和溫馨的感覺：柔軟，那是說依偎於我身上的孫女，是那樣的幼小和脆弱，讓人的心腸也變得軟軟的、柔柔的，會產生一種保護欲；而溫馨，那是因為這幼小的生命與我的生命存在着無法割斷的聯繫，也因為那溫潤的小臉、小手傳遞出的愛意會直抵我的心窩，讓我無限溫暖、無限快樂，而這樣的感覺，是我從前從沒有感受到的，甚至於二十多年前我懷抱同樣幼小的兒子時也沒有。為什麼？因為那時候的我與今天的我在很多方面不同：年齡不同，感情線條的粗細也不同。

對於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，抱超過二十斤重的孫女，手上有些沉是自然的。可當孫女凝視着我，通過她那雙無比清純的眼睛，把她的信任和需要傳遞給我的時候，我真的很難拒絕。假如她出現了某些狀況，比如說意外摔倒或者是頭痛腦熱身體不適，食慾不振與精神萎靡的時候，我更會無比心疼，把她擁在懷裏，相對於成年人，幼兒尚不能完整地表達她的感受和需要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作為爺爺的我，不僅是同情，還有擔心與愛憐，讓我忘記了自己的年齡與身體，她力滿足她的需要。

「抱我」是簡單的，可在「抱我」背後的潛台詞又是十分豐富的，並且我以為這潛台詞還未必是我這年歲以外的人能夠讀出的。

你為誰活着？

繆宇光



人固有一死，人生的盡頭便是離開這個曾孜孜以求的塵世。所有的正常人都會怕死的。那麼我們在有限的人世，是否想過這樣的問題：我們是為誰活着呢？

自然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為自己而活。沒錯，人都是為自己而活，不是說：好死不如賴活着嗎？不是說：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嗎？不是說：人生就是一個字，活着就好嗎？

但大家是否知道，社會是由人群組成的，如果這個社會就剩下你一個人了，你還有信心、信念和能力，為自己而活嗎？

魯賓遜意外漂流到孤島，因為想念家鄉，想念親人，想念腦海中存留的一切社會記憶，強烈的生存意志，以及面臨絕境後的冷靜和淡定，促使他開天闢地，開始了一個人的自我拯救的勞動……

美國著名作家海倫·凱勒的散文代表作《假如給我三天光明》，敘述了她自己變成了盲聾人後，在父母和她的老師安妮·莎莉文的指導幫助下，漸漸走

出了人生的陰霾，「看」到了人生的希望和美好，她以一個身殘志堅的柔弱女子的思想和視角，告誡人們珍愛生命，珍惜造物主賜予的一切。她在散文中說：「我要看人，他們的善良、溫厚與友誼使我的生活值得一過……」

所以說，人為自己而活，只說對了一半，我們共同生活在地球這個藍色的星體上，有無數和我們不同膚色、不同語言的人們，和我們一樣，對生活充滿着嚮往、追求和樂觀，我們為相互的生存和今生的美好而活着！

你為誰活着？看似一個簡單的問題，卻是人生的一個重大選擇題！對這個問題的思索和回答，將指導芸芸眾生造就不同的命運，實在馬虎不得。

我愛這個偉大的時代，人們的勞動和創造正改變着、推動着人類社會文明進步。

我愛爸爸媽媽兄弟姐妹、妻子兒女以及無數讓我熱愛的人們，他們的陪伴和安慰，使我每天對生活充滿了嚮往和期待。

我也愛自己，我每天的努力和進步，讓自己的素質和形象不斷提高和改善，一言一行無不透露着熱愛生活的真諦！

只有明瞭自己難忘的過去，並且抱着對未來充滿熱忱的嚮往，才會在今天腳踏實地，一往無前！

社會總是在進步，雖然有缺憾，我總看好的一面，於是，便更無比地熱愛生活！

這方水土養這方人

小冰



護士看我沒事，便出去了。我沒喝那冰水，不敢冒險，中國人嘛！沒有補充能量，越來越冷，越來越餓。就在我欲求助之時，我的台灣朋友XXB和她的先生聞訊趕來。他們進來打了個招呼，還沒有來得及聽我回覆，XXB就轉身到隔壁房間，抱來一床厚厚的被子蓋在我身上，一邊蓋一邊說「中國人，還是暖和一一點」。應我所求，她又去生活間，用微波爐搞了點滾水。喝了熱水，我溫暖起來，身心雙向的溫暖。

因為先生不在家，在我的要求下，Cline讓我多住一兩天院。否則，第二天就該回家了。保險公司追得緊，經常派人到醫院檢查，「這個為什麼還不出院」，「那個為何還住着」。

產婦一人一房，按他們的觀念，永遠不會把兩個女人或兩個男人安排在一個房間，為什麼，你懂的！房間設施現代化，環境愉快宜人。我最滿意的是一日三餐，餐單太豐富了，想吃啥吃啥。我認真研究，從頭盤沙律，到大魚大肉，再到餐後甜點，冷的熱的

，你點多少他們送多少，不用客氣。還有雪糕呢，也在可選範圍！「這個餐單是專門給產婦設計的嗎？」我問護士。「不是，適合於任何人，包括產婦。」護士回答。「產婦也可以吃雪糕嗎？」我又問。「為什麼不可以。」她若有所思地回答，像是在思考這個中國女人怎麼問這種古怪的問題。

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吃慣了家鄉的五穀雜糧，按照家鄉的習性過日子。出來了，把口味改一改，改得與當地人一致，是可以接受的。然而，當大非來臨，態度大變。這，就叫文化差異吧！

傳統的中國女人，是自律的女人，遇事寧願自己忍忍，也不打擾別人。美國女人則反之，她們有事直說。

布萊根婦女醫院的新生兒護理無可挑剔，護士與家長溝通良好，他們隨時向家長匯報孩子的情况，建議家長頻繁到嬰兒室看望孩子。記得小女兒出生後的三個輪班護士是Stacy、Tricia、Ann。第一天晚上，Stacy打電話到我病房，說：「小冰，你好嗎？我是Joy的護士。」「你好，Stacy。」我說。「你不想女兒嗎？」她又說。「挺想的啊！」「那你怎麼不來看她，或打電話問問情况？」

「哎呀，真謝謝你先打電話！」我感到欣喜和意外。「小冰，你聽聽Joy的情況嗎？現在說話方便嗎？」「很方便的，請講。」我巴不得。

Stacy詳細描述女兒的情況，吃了多少，睡了多久，是否已經第一次大小便。還說：「她文靜溫和，不怎麼吵鬧，真羨慕你有這麼乖的女兒啊！」匯報完畢，又和我閒聊，拉近感情。

「如果你想女兒了，就來看她，如果不想走動，就給我們打電話。」她最後囑咐道。

我讚賞美國人隨和大氣的性格。與Stacy交流的情況，縮短了我們之間的距離，我消除了顧慮，消除了一個中國女人克己求全的顧慮。

晚上，朋友Tricia又來看我，我告訴她Stacy來電的情況，她聽後說：「你幹嘛要客氣，美國媽媽們是不客氣的，頻繁去電話打擾護士，隨時進出嬰兒房看孩子。當媽媽的權利，人之常情，理所當然。」

「不要克制自己，你若不主動，人家還以為你不關心孩子呢！哪有這種客氣法？」她一半批評一半指導地說。

(哈佛散記之十一，逢星期三刊登)

巍巍皚皚雲杉坪

小可



到雲南，巍巍皚皚的玉龍雪山是必訪景點。小可上該雪山，除了欣賞雪景，還欣賞山腰的雲杉林和雲杉坪。在香港生活久了，固然難得見雪，但藏在雪山之中的雲杉林，以及被雪山包圍的雲杉坪，也令少見杉樹和草坪的小可陶醉萬分。

居住在雲南的少數民族有二十多個之多，走在街上，不難遇到穿着少數民族服裝的人。上到高山，更不乏他們的蹤影。越高的山，與族人深信處於天上他們所崇敬的神越接近，玉龍雪山就是個典型，它是納西族和麗江各民族心目中的一座聖山。

玉龍雪山，是北半球距赤道最近的現代海洋性冰川，是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，也是長江以南的第一高峰。

現代冰川，約佔陸地面積百分之十；古代冰川，主要指第四紀古冰川，約佔陸地面積百分之三十二。海洋性冰川，固體降水來自海洋的水汽，與大陸性冰川的區別主要在於前者水汽補給豐富、溫度高，維持在零度上下，活動性因此變強。發育良好的海洋性冰川，會沿山坡一直向前伸入到森林裏。

玉龍雪山海拔高度可能會嚇怕住慣低海拔的港人，雪山十三個峰中，主峰扇子陡高達五千五百九十六米，據說一般人能攀登的最高點極限是四千六百八十米，「高不可攀」，雪山的聖潔在於此。納西族人稱該雪山為「波石歐魯」，意即「白沙的銀色山岩」。雪山南北長三十五公里，東西寬十三公里，長年積雪，團友們坐車在附近遊覽，兜兜轉轉，從四面八方很多角度望過去，山頂總是籠罩着厚厚的積雪，以「白沙」形容，很貼切；「銀色」和「玉龍」，則是因為在蔚藍天空的襯托下，雪山就像一條銀色玉龍在飛舞。該雪山另有別名：黑白雪山，因其岩石屬性主要為石灰岩和玄武岩，乃黑白分明之故。石灰岩，受雜質影響才會有不同的顏色，常見的顏色是灰色和白色。玄武岩是一種火山岩，日本人在兵庫縣玄武洞發現黑色橄欖玄武岩，故得名。

雲杉坪海拔三千二百四十米，鋪有讓遊人較易行走的木棧道，是一個被參天雲杉環繞的大草坪，但見有遊人特別是年輕



▲玉龍雪山長年積雪，「玉龍」雅號，當之無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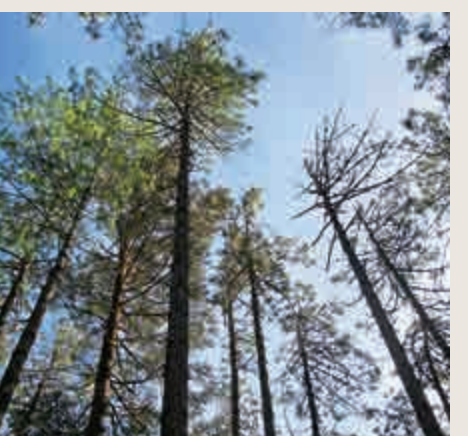
小可攝

人到處跑，令人擔心他們有高山反應。

雲杉，喬木，是中國特有的樹種，生長在海拔二千四百米至三千六百米的高原上，高度可達四十五米，直插空中，胸徑一米，可作為建築、飛機、樂器、舟車、傢具、木纖維工業原料等用材。雲杉原來還很長壽，二〇一四年二月，瑞典一位地理學家在一座山脈上發現了一株於冰川時期生長的雲杉，從其樹根的放射性碳得知，樹齡達九千五百歲，而且它仍然在生長。

據當地土語，雲杉稱「遊午閣」，意即「情死之地」。納西族人有個傳說，古時有一對情人不甘受制於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婚姻，雙雙殉死在雲杉坪。小可有位熱愛攀山的朋友年前來過雲杉坪，他自行上山，搭纜車下山，沿着山頂步道在林中走了一圈，可能預先知道「雲杉坪情死」的傳說，心裏有個陰影，邊走邊覺鬼氣森森。高與天比的高山，總不免有傳說，不足為奇，朋友膽大自行攀高山，卻被傳說嚇怕，奇哉怪也！納西族人遵循傳統，每逢六月火把節，附近村寨中的納西族年輕男女，為那對相傳情死的男女造紙人，在雲杉坪舉行祭奠儀式。

雲杉坪上有文字寫着：幸運的你，鎮定夢想，放飛希望，表達心情。納西族人的《東巴經》中記載為：虎當坐騎，白鹿耕田，仙鶴織布；沒有痛苦，沒有憂傷。這裏是世外桃源，是納西族感通天地的吉祥聖地，在這裏，叫天天答應，叫地地有聲，每一個心願都能實現。小可但見一處許願欄，果真掛滿了人們寄望吉祥的字條。



▲筆直雲杉高聳入雲

小可攝

我們從山腰下來，到了山腳，但見一池藍水。藍月谷，其前身為白水河，晴天時，水色呈藍，山谷呈月牙形，故名藍月谷。叫作白水河，則是由於河床由白色石灰岩構成，下雨時，水會變作白色，格外純潔。藍月谷中的水在流淌的過程中受山體阻擋，形成了四個大水面：玉液湖、鏡潭湖、藍月湖和聽濤湖。團友們往鏡潭湖看過，都說頗有九寨溝「微境」之貌，原來兩個地方的湖水都富含礦物質，都藍得見底。所不同的，是九寨溝中的湖，四周多被樹木圍繞，而鏡潭湖周圍都是石灘，還有小瀑布，之下清溪長流，水聲潺潺，與九寨溝又是兩種不同的景致。

積雪、杉林、草坪、藍水集於一身，玉龍雪山眉目清明，笑傲風月，韻致丰采，令人迷醉！



▲雪山腳下鏡潭湖，清澈見底

小可攝